

## 自述

在自然界中，生物体的基本组织模式是不断从自我-复制、自我-延展的运动，是线性的不可化约的。而自然界自然势能产生了变化万千的世界，它的延展产生了生命的秀美。过去未曾有苗芽，而新生苗芽者，称其为“生”。苗芽生”展现了从“种子”到“苗芽”的生成。“生”即是开始，也是转变过程，在“刹那”所涉及时间性以及土壤、阳光、雨露的一切养分的给养中展开。

生成 (becoming) 也有历史[1]。生命在生成中构成复杂的动态整体，首先它是开放的，在自然序列中展开。我在作品中借用自然物生成之中的重叠、折裂、倍增等形态体现其与线性的自我关联和强度关系。自然界是力量世界。在生成过程中全程都有力量的加入，由于力量来自多种方向，因此力量一定是复数的。我把倾斜、重复、交错的花瓣（暂且说成花瓣）千丝万缕的纠缠倾向和骨骼以及中国传统文字笔画贯穿起来，力量集集而开放。作品展开了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关联与关系。自然生命的连续性、互嵌性、交叉性展现行动动态显示了强度、活力而构成了一种整体趋势。在此过程之中，会有凸显，增值，异变，可能是向上升腾的，也有可能是被浇灌或另一种外部力量笼罩。但是力量一直在追求强化和行动。从这方面看来，文化生命也具有一定相似性并且与自然生命相互馈赠。

“没有一个有生命的主体，时间就不可能存在。”[2]生命从静态原质转化为一种动力过程，存在-生成，本质-生存，过去和现在为未来所覆盖和书写。这些五花八门、林林总总的生物性状，在时间里展开，肩负起生长，开枝散叶的作用以保持存。虽然自然界危机四伏，自然群体上下受制、腹背受敌，而且生物与文化的作用轨迹受制于历史性（时间性、系统性）的限制，但是我们不能失去未来的萌芽和“苗芽生”的可能性。

# W.MING 蓮藝

注释：

[1] 引自《虚拟的寓言》，（加）布莱恩·马苏米著，严蓓雯译，河南大学出版社  
2012年2月版，第12页

[2] 引自《敞开：人与动物》，（意）吉奥乔·阿甘本著，蓝江译，南京大学出版社  
2019年2月第1版，第56页